于法稳，张康洁. 地域特色与现代元素融合：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路径研究［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25（4）：1-12.
Yu Fawen，Zhang Kangjie.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modern elements：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paths of livable，business-friendly and harmonious villages in light of local conditions［J］. Journal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6，25（4）：1-12.
DOI：10.13842/j.cnki.issn1671-816X.2026.04.001

地域特色与现代元素融合：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路径研究

于法稳[1]，张康洁[2]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应用经济学院，北京 102488；2.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北京 100193）

摘 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载体，也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抓手。当前我国乡村建设虽取得显著成效，但仍面临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域特色弱化、“千村一面”等突出问题。立足政策要求与现实需求，以地域特色与现代元素融合为核心研究视角，系统梳理二者的内涵、构成、价值与功能，深入剖析融合过程中的内在理论逻辑，识别融合发展中存在的融合逻辑失衡、规划体系不完善、产业融合不深、要素保障不足等问题及深层原因。在此基础上，构建规划引领、产业核心、生态底色、文化赋能、治理保障、设施支撑等六位一体融合路径，提出通过全域规划、产业融合、生态融合、文化融合、治理融合、设施服务融合等多维度协同发力，实现地域特色与现代元素的深度耦合，进而有效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关键词：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地域特色；现代元素；乡村振兴；融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26）04-0001-12

一、研究背景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乡村建设步入快车道，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逐渐被置于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要位置，并成为夯实农业农村现代化根基、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关键抓手。这不仅回应了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要义在于实现乡村“宜居”的生活品质、“宜业”的发展动能与“和美”的治理生态有机统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并将其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任务之一。202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通过统筹城乡规划布局、补齐农村生活条件短板、培育县域富民产业等举措，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这些战略为新时代乡村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体现了破解乡村建设难题、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紧迫性。

众所周知，农村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三农”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但当前依然存在着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主要矛盾。2024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仍为2.34∶1，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为75%左右，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为45%以上，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与城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1]。乡村建设的实践表明，部分区域在推进乡村建设中脱离实际，出现了“千村一面”的现实困境，过多地将城市元素符号、现代化元素符号引入乡村，而忽视了乡村自身的地理特征与文化

收稿日期：2026-02-06 **修回日期：**2026-02-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分配机制研究”（24BJY173）
作者简介：于法稳，研究方向：生态经济理论与方法，农业农村绿色发展。

底蕴，从而导致乡土气息流失、特色优势弱化，不仅影响了农民的认同感与幸福感，也制约了乡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如何将地域特色传承与现代发展元素有机融合，走出一条因地制宜、彰显个性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之路，成为亟待破解的理论与实践课题。基于此，本文立足政策要求与现实需求，聚焦地域特色与现代元素的融合逻辑，系统探索乡村建设的有效路径，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决策参考。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不仅是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问题。学术界从不同视角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核心内涵与理论基础研究方面，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载体，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涵盖自然、经济、社会的复合生态系统，其核心目标在于实现城乡融合与人民福祉增进[2]。从内涵维度来看，“宜居”聚焦适宜居住的环境空间打造，回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特征；“宜业”强调构建区域适宜的生产环境与产业支撑，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路径；“和美”则体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及城乡之间的协调有序状态，是物质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实践探索[3]。其理论支撑既包括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也包括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城乡融合发展理论等，它们共同为乡村整体规划与路径设计提供学理依据[4]。从政策演进视角来看，我国乡村建设经历了美丽乡村起步萌芽、深入推进、“美丽—和美”转型过渡及和美乡村提升四个阶段，政策逻辑呈现出聚焦城乡融合的顶层设计、以生活与精神改善为载体的实践转型、以赋能弱势群体与共同富裕为核心的主体激活等特征[5]。这一演进过程本质上是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乡村建设的跃迁，既注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硬件改善，更强调乡村治理与精神文明等软件的提升[3]。

从地域特色在乡村建设中的价值与实践形态方面的研究来看，作为乡村区别于城市及不同乡村之间的核心标识，地域特色的核心载体包括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传统村落空间特色、地方产业资源禀赋等。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德治观、民本观、田园观等内涵，在社会治理、经济发展中仍具有独特的当代价值，通过推动产业发展、优化乡村治理，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内在驱动力[6]。传统村落作为地域文化的空间载体，其保护与利用需聚焦分类施策、产业转型、活态传承等核心主题，通过挖掘内生增长因素、重塑公共文化空间等方式，可以实现地方性重构与特色重塑[7]。在实践层面，地域特色的转化呈现多元模式：江苏农村的乡村建设立足于对本地资源的精准把握和高效利用[8]；浙江“千万工程”则通过挖掘乡村硬软环境之“和”、多元主体之“和”等内涵，形成了兼具地域适应性与推广价值的建设经验[9]；农业文化遗产地则通过农旅融合实现地域生态与文化资源的价值转化，其农户情感体验的村域差异也反映了地域特色利用的差异化效果[10]。

从现代元素在乡村建设中的应用与赋能机制方面的研究来看，现代元素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关键动能，主要体现在数字技术、产业升级、城乡融合机制等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作为现代金融与数字技术结合的产物，能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效应和城镇化效应显著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且在中西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赋能效果更为突出[11]。数字技术与乡村产业的融合不仅体现在农产品加工、数字经济等领域，更通过数字孪生建模等手段助力传统村落保护与人居环境优化[7]。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现代元素赋能乡村建设的核心路径。和美乡村建设通过提升乡土文化氛围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显著促进农旅融合发展[12]。在产业实践中，需夯实粮食安全基础，做大农产品加工业，深挖数字经济与旅游休闲产业潜力，同时结合地域特色形成优势品牌[13]。

针对地域特色与现代元素融合中存在的问题与实践探索方面的研究，从实践来看，二者融合面临产业发展滞后、乡土文化式微、城乡融合滞缓、技术赋能有限等突出问题[5]；一些乡村建设存在模仿城市、特色缺失现象，没有实现地域文化本源坚守与创新发展的平衡[4]；数字技术在乡村应用存在一些客观限制，尤其是技术落地难、农民接受度低等问题较突出[11]；资金供给不足、后期管护机制缺失也制约了融合成果的可持续性[14]。同时，也看到现有实践探索为融合发展提

供了有益借鉴，例如，浙江“千万工程”实现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传统村落与现代经营的有机融合[9, 15]；广西十丈村通过“外部激活＋内部重塑”的互动机制，激活了乡村内生动力[16]；部分地区通过构建多元主体参与、农文旅有机融合机制，实现了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旅游产业的协同发展[7]。

上述成果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也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一是已有研究主要从内涵特征、发展逻辑、推进策略等方面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进行探究，而缺少从地域特色与现代元素融合角度开展系统研究。二是现有研究多从单一维度切入，或聚焦地域文化传承，或侧重现代技术赋能，对地域特色与现代元素的融合机制探讨不够系统。三是现有研究对融合发展的区域差异性关注不足。我国东中西部乡村在地域资源、经济基础、技术条件等方面差异显著，现有研究缺乏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地域特色与现代元素融合发展的差异化路径指引探索。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拟回答如下几个重要问题：一是地域特色与现代元素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的核心理论契合点是什么？如何基于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城乡融合发展理论等现有理论，构建二者融合的专属理论分析框架？二是当前我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地域特色与现代元素融合实践存在哪些典型冲突形态？这些冲突的形成根源是什么？三是如何在规划引领之下，通过多元融合机制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即为本文的边际贡献所在。

二、地域特色与现代元素融合的理论基础

地域特色是特定区域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积淀的文化、自然、民俗等标识，现代元素是时代发展催生的新技术、新理念、新范式的体现，二者融合是地域文化传承创新、现代发展扎根地域的需求。探究融合的理论基础，既要科学厘清地域特色的内涵、构成与价值，明确现代元素的范畴、特征与功能，又需要合理阐释二者相互作用、有机共生的内在逻辑，为融合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一）地域特色的内涵、构成与价值

1. 地域特色的内涵

地域特色是一定空间地域里特定的文化、民族风情以及人居环境、地理风貌[17]，是指特定乡村区域在地理空间、历史演进、产业发展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具有排他性、传承性和关联性的独特属性总和。从本质上看，它是乡村与特定地域环境深度耦合的产物，既包含自然赋予的先天禀赋，也涵盖人类活动塑造的后天积淀。同时，其既是乡村外在风貌的直观体现，也是乡村内在文化与产业逻辑的核心载体。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语境下，地域特色并非孤立的“特色元素”，而是能够串联起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产业发展与村民认同的核心纽带，可为乡村建设提供差异化发展的方向指引，确保乡村发展既符合“宜居宜业”的实用需求，也兼具“和美”的精神内涵。

2. 地域特色的核心构成要素

地域特色的构成是多元且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结合乡村发展实际，其核心构成要素可分为自然地理禀赋、历史文化基因与产业基础积淀三大维度，三者相互支撑、相互赋能，共同塑造了乡村的独特性。一是自然地理禀赋是乡村地域特色形成的前提条件，是乡村与自然环境长期互动的基础，主要涵盖地形地貌、气候条件、自然资源等核心要素。二是历史文化基因是乡村在长期历史演进中形成的文化积淀，是地域特色的核心精神载体，主要包括传统建筑、农耕文化、民俗风情等要素。三是产业基础积淀是乡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形成的特色产业形态，是地域特色的经济具象化体现，主要包括特色种养产业、传统手工艺产业等。

3. 地域特色在和美乡村建设中的核心价值

地域特色作为乡村的核心标识，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塑造乡村独特魅力、传承文化根脉上，更体现在强化村民身份认同、提供产业差异化发展基础等多个维度，可为乡村“宜居”“宜业”“和美”提供全方位支撑。一是塑造乡村独特魅力，提升旅游吸引力。在同质化发展的背景下，地域特色是乡村吸引外部关注、发展乡村旅游的核心竞争力。二是传承文化根脉，维系乡村精神内核。地

域特色中的历史文化基因是乡村文化的核心载体，是中华民族文化根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和美乡村建设中，挖掘与传承地域文化特色，是保护乡村文化多样性、维系乡村精神内核的关键。三是强化村民身份认同，凝聚乡村发展合力。地域特色是村民情感归属的重要载体，与村民的生产生活、成长记忆深度绑定。在乡村发展过程中，挖掘与彰显地域特色，能够让村民更清晰地感知自身所处乡村的独特性与优越性，进而强化身份认同与归属感。四是提供产业发展差异化基础，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地域特色是乡村产业差异化发展的核心依托，能够帮助乡村摆脱“同质化竞争”的困境，实现产业兴旺。

（二）现代元素的范畴、特征与功能

1. 现代元素的范畴

从范畴来看，现代元素覆盖的核心领域，能够精准匹配当前乡村发展的现实诉求与长期目标。一是现代农业科技。以智慧农业和品种改良为核心，涵盖智能种养设备、物联网监测系统的应用，以及优质动植物品种的培育与推广，推动乡村传统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加快农业生产向精细化、高效化转型[18]。二是现代产业模式。不同于传统单一的农业生产思维，该模式重点围绕产业链纵向延伸与三次产业横向融合两大维度展开，即通过农产品精深加工、开发乡村旅游项目、依托农村电商平台打通产销链路等多元路径，拓展全新增值空间。三是现代治理手段。以数字化治理和网格化管理为主要导向，依托数字化治理平台、村民线上参与渠道等，健全网格化管理模式，将治理触角延伸至乡村全域，切实解决传统治理模式中信息传递滞后、村民参与度不足等问题，为乡村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四是现代基础设施。完善现代基础设施是筑牢乡村现代化发展根基的必要前提。围绕数字乡村建设的发展要求，各地可优先推进乡村5G网络信号覆盖、智能物流站点布设、智慧公共服务设施落地等重点工作，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基础设施差距。五是现代公共服务。作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关键一环，优化配置现代公共服务的核心在于推动城市优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向乡村下沉，通过搭建城乡联动的资源共享机制，逐步补齐乡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质量不高等短板，让乡村居民能够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水平的公共服务保障。

2. 现代元素的特征

基于现代元素的属性，其核心特征可归纳为三个维度。一是精准适配性。和美乡村建设的实践表明，要有效发挥现代元素的支撑作用，需要紧密结合乡村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农民实际需求，以此规避“千村一面”的同质化困境。二是融合赋能性。单一领域的现代元素很难为乡村发展提供长效助力，不同领域的资源与元素之间需要建立联动互补的协作机制，串联起乡村从生产到加工、销售再到服务的全面发展链条，构建一套完整且闭环的赋能网络。三是民生导向性。这一属性始终围绕着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为落脚点展开，重点针对村民在日常生产生活中面临的急难愁盼问题提供精准支持，最终实现村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同步提升。

3. 现代元素的功能

嵌入乡村发展进程中的各类现代元素，为乡村振兴提供的支撑作用体现在多个维度上。一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借助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以及产业运营模式的创新优化，农户可以摆脱传统高强度、低收益的生产桎梏。一方面，自动化、智能化设备的介入直接降低了人力投入成本；另一方面，加快农产品精深加工、品牌矩阵打造等路径可以有效提升产品附加值，倒逼农业高效生产，夯实乡村产业兴旺根基。二是优化乡村生活品质。乡村水电路网、数字基站等现代基础设施逐步完善的同时，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也在不断下沉，原本留乡或返乡居住的农民，可以就地享有便捷生活与优质服务保障，真正将乡村营造成能留得住人、养得起心的宜居家园。三是助力构建协同共生的城乡发展格局。借助现代数字平台、统一市场体系等载体，打通城乡要素流动渠道。城市的资本、技术与专业人才可以有序向乡村流动，为乡村发展注入外部活力，同时，乡村的特色农产品、生态资源也可以精准对接城市消费市场，实现自身多元化价值。

（三）地域特色与现代元素融合的内在理论逻辑

1. 互补共生实现协同聚合效应

协同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于，系统内各要素通

过互补协作实现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的聚合效应。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地域特色与现代元素是彼此互补相互影响的。地域特色为乡村发展提供了差异化基础：独特的农产品、非遗文化、生态景观等要素具有不可复制性，是乡村形成核心辨识度的关键；现代元素则为这些特色要素的价值转化提供了高效实现路径，例如，通过电商平台激活传统农产品的市场活力，通过数字化技术赋能非遗文化的传承与传播，通过现代旅游规划提升生态景观的体验价值。二者的互补协同，打破了地域特色要素“沉睡”的困境与现代元素“落地无门”的壁垒，使乡村发展从单一要素驱动转向多元要素协同发展，最终实现“1＋1＞2”的发展效应，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奠定要素协同基础。

2. 三维统筹筑牢长期发展根基

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经济增长、生态保护与社会文化传承的三维统一，反对单一维度的片面发展。地域特色与现代元素的融合，恰好构建了兼顾三者的发展模式。从生态维度看，地域特色中蕴含的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生态保护技术相融合，可实现对乡村生态环境的保护性开发，避免“先破坏后修复”的粗放式发展；从经济维度看，基于地域特色的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模式相融合，能推动产业升级的同时保障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从文化维度看，现代文化传承理念与地域民俗文化、传统技艺相融合，可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价值的双向赋能。这种融合模式摒弃了“重开发轻保护”“重经济轻文化”的短视行为，为乡村长期可持续发展筑牢根基，契合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长久和美”的发展要求。

3. 要素流通助力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优势互补。地域特色与现代元素的融合，为城乡要素流动搭建了关键桥梁。一方面，乡村的地域特色要素通过现代元素赋能，可以突破地域限制，进入城市市场，实现乡村资源价值变现；另一方面，城市的现代要素以发展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为载体，找到了落地场景，有助于实现要素的优化配置，推动县域产业融合发展[19]。这种双向流动不仅让城市居民共享乡村的生态与文化价值，更让乡村获得了发展所需的资本、技术和人才支持，推动城乡从“分割对立”走向“优势互补”，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供要素保障与发展空间。

4. 动力激活摆脱外源依赖困境

内生增长理论强调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源于系统内部的要素激活与创新能力提升。长期以来，部分乡村发展过度依赖外部资金投入与政策扶持，形成了“外源依赖”困境，缺乏可持续发展动力。地域特色与现代元素的有效融合可以激活乡村内生增长动力。通过融合，乡村的原生特色要素被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优势，如传统手工艺通过现代设计与电商运营成为特色文创产业，闲置农房通过现代民宿运营模式转化为旅游资源。这种转化让乡村摆脱对外部“输血”的依赖，可以形成“特色资源→价值转化→产业升级→动力增强”的内生增长循环，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供可持续的动力支撑。

三、乡村建设中地域特色与现代元素融合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剖析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在国家对文旅融合、科技兴农等融合方向的政策引导下，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地域特色与现代元素融合实践，成效显著。然而，“十五五”及更长时期，实现二者融合仍面临诸多问题，需采取有效措施解决。

（一）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

1. 融合逻辑失衡

地域特色与现代元素融合的核心矛盾是“失衡”。一方面，地域特色被弱化，部分地区为短期经济盲目商业化开发，复制城市商业到乡村，导致乡村风貌趋同、特色模糊，传统建筑和民俗文化等核心标识渐失；另一方面，现代元素植入生硬，部分项目忽视乡村实际需求，引入不匹配的设施或技术，不仅无法赋能还造成资源浪费，破坏乡村生活节奏。

2. 乡村全域规划体系不完善

当前乡村建设融合发展缺乏系统思维，关键短板是全域统筹规划缺失。因缺乏乡村全域整体性规划引领，又存在行政区域壁垒，不同乡镇、村落建设“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合力，导致资源配置低效，优质资源无法全域合理流动，稀缺资源过度集中于个别试点区域，使整体发展不均

衡。同时，规划缺失还引发空间布局混乱，特色产业区、生活居住区、生态保护区等功能分区不清晰，地域特色空间与现代建设空间相互挤占，影响融合发展整体效益。

3. 乡村产业融合不够深入

产业是乡村融合发展的核心载体，然而当前地域特色产业与现代元素融合仅停于表层，深度和广度严重不足。具体而言，有些地域特色产业未与现代技术、市场渠道紧密联结，多以初级产品生产为主，既缺少普通农户以现代智能化信息化技术加快生产环节转型升级，也未有效凭借现代电商、冷链物流等方式拓宽销售边界。这致使特色资源价值未充分挖掘，产业抗风险能力弱，乡村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难以形成可持续竞争力，无法为融合发展提供坚实经济支撑。

4. 发展要素供给保障不足

要素供给短板是制约乡村建设中地域特色与现代元素融合发展的重要瓶颈，主要体现在资金、人才、政策三大核心要素上。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有的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存在“撒胡椒面”现象，资金投入“分散化”，分属不同部门管理，缺乏整合，使用效率低，难以集中力量解决关键问题；乡村现有人才队伍难以满足融合发展专业化、精细化操作需求，乡村规划设计、特色产业运营、技术研发等领域高质量专业人才匮乏；政策支持精准度不足，多为普惠性，未根据不同地域特色禀赋、发展阶段匹配支持措施，导致落地效果不佳，例如，有关乡村文化保护与传承方面的政策制定未被高度重视，使乡村文化特色流失[20]。

5. 农民主体性参与不高

农民作为乡村建设的核心主体，在地域特色与现代元素融合过程中参与权和受益权未得到充分保障。一方面，农民话语权较弱，在融合发展的规划设计、项目推进、利益分配等关键环节缺乏有效表达渠道，难以将自身需求和发展意愿融入乡村建设过程；另一方面，参与度与受益度不高，农民对村庄公共事务关心、参与减少[21]，多数农民仅作为被动的建设对象，未能深度参与到乡村产业运营、集体项目管理等核心环节，难以分享融合发展带来的增值收益，导致农民参与积极性不足，进一步制约了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

6. 生态保护与开发矛盾

地域生态本底是乡村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地域特色与现代元素融合发展过程中，部分地区陷入“重开发、轻保护”的误区。为追求快速推进建设进度、提升经济指标，有地方过度开发乡村自然资源，如破坏山林、湿地、溪流等生态载体，随意改造传统生态格局，导致乡村原有的生态平衡被打破，地域生态本底遭到不可逆的破坏。这种“先开发、后保护”模式，不仅违背了乡村融合发展的初衷，更从根本上消解了地域特色的生态基础，导致融合发展失去可持续性。

（二）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

1. 对融合发展的理解存在偏差

理念认知的错位是导致融合发展诸多问题的根源。部分地区对乡村建设中“地域特色与现代元素融合”的本质理解不到位，存在明显的认知误区。一是“重形式轻内涵”，将融合简单等同于“外观改造”，盲目追求现代建筑风貌、设施设备的表面升级，忽视了地域文化内涵的挖掘与传承，以及现代元素对乡村生产生活质量的实质性提升；二是“重现代轻传统”，过度推崇城市现代文明，将乡村传统元素视为“落后、过时”的存在，在建设中刻意摒弃传统建筑、民俗等地域核心特色，导致融合发展失去地域根基，陷入“千村一面”的困境。

2. 推动融合发展的机制不完善

健全机制是保障地域特色与现代元素融合发展有序推进的关键，但当前相关机制的缺失与不完善，直接加剧了各类问题的产生。其一，缺乏统筹协调机制，由于涉及多个行政部门、多个层级主体，各主体之间权责划分不清晰、沟通协作不畅，难以形成全域统筹推进的工作合力；其二，缺乏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未能建立起农民、企业、村集体等参与主体之间的合理利益分配模式，导致各主体诉求难以协调，农民受益权无法得到保障；其三，缺乏长效管护机制，对融合发展项目的后期运营、设施维护、特色传承等缺乏长期规划和保障措施，导致部分项目建成后难以持续运营，融合效果难以巩固。

3. 融合发展元素供需存在错位

现代元素的供给与乡村建设实际需求、地域特色之间的适配性不足，是导致融合生硬、效果

不佳的核心原因。部分地区在引入现代元素时，未能充分调研乡村产业发展基础、生产生活生态需求、地域文化特色，而是以城市发展逻辑为导向，盲目供给不符合乡村实际的现代技术、设施或业态。例如，向农业基础薄弱的乡村强行推广高端农业种植技术，向人口流失严重的乡村引入大型商业综合体等，均导致现代元素无法与乡村实际有效衔接，既无法满足乡村发展需求，也无法凸显地域特色，造成资源浪费和融合失效。同时，乡村文化生活供给不足，方式较单调，如有地方村建文化礼堂、农村书屋等，存在“建而不用、用而不活”情况[22]。

4. 融合发展参与主体能力存有局限

乡村基层组织作为融合发展的直接推进者，其自身能力的薄弱直接制约了地域特色与现代元素融合发展的质量。一方面，规划能力不足，基层组织缺乏专业的规划人才和规划理念，难以制定出符合全域统筹要求、凸显地域特色、适配现代发展的乡村建设规划；另一方面，运营能力与资源整合能力薄弱，在乡村产业运营过程中，缺乏市场开拓、品牌打造、产业链延伸的能力，同时也难以有效整合资金、人才、技术等各类资源，无法为融合发展提供持续的运营支撑，导致融合发展难以向纵深推进。

四、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路径选择

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背景下，立足地域禀赋、文化特质与发展实际，成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核心逻辑。“十五五”时期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需要通过规划引领，以及产业、生态、文化、治理、社会服务等多维度融合创新，保留乡村原生肌理与文化根脉，植入现代化动能与保障，进而构建兼具乡土温度与时代活力的和美乡村新形态。

（一）通过规划引领，构建“地域特色＋现代理念”的全域规划体系

1. 坚持因地制宜、以人为本、生态优先、彰显特色的规划原则

一是因地制宜原则需要摒弃乡村建设“一刀切”模式，尊重不同地区乡村自然禀赋差异，兼顾地形地貌与资源分布，使规划适配当地实际。二是以人为本是规划价值内核，要立足村民需求，注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联动，充分激发村民主体内生动力，保障其主体地位，维护切身利益[23]。三是践行生态优先原则需要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推动乡村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实现可持续平衡。四是彰显特色需要守护地方乡村历史文脉与民俗风情，挖掘产业特色、凸显产品特点、突出地域特征，规避“千村一面”，保留地域辨识度。

2. 坚持自然资源普查、空间布局优化、基础设施统筹的规划方法

一是夯实资源普查基础，推动特色与现代融合。组织专业力量开展乡村全域资源普查，梳理核心资源并建立健全台账，明确地域特色保护清单与边界，筛选适配现代产业等要素以精准赋能。二是优化空间功能布局，构建全域统筹发展格局。突破行政边界，以县域为单元编制乡村规划“一张图”，实现资源共享、协同发展；按“片区统筹、组团发展”思路划分差异化发展片区，形成错位组团格局。三是统筹基础设施规划，促进城乡要素均衡配置。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要与空间、产业、生态有机衔接，构建全域覆盖网络。

3. 坚持乡村规划有机协同、村民参与制度化的落地途径

健全规划衔接与公众参与机制，是保障乡村规划落地见效的重要前提，需要从以下两方面推进。一是推动各类乡村规划有机协同，统筹整合空间布局、产业发展等不同领域乡村规划，建立规划衔接协调机制，明确各部门在规划编制与实施中的职责边界，规避规划冲突、重复建设等问题。二是构建农民参与规划的制度化渠道，村民是乡村规划的核心服务对象，让村民参与、决策和监督规划是贴合乡村实际的关键。为此，需要加快多元路径协同，通过村民代表大会、规划听证会等正式形式和入户走访调研等非正式方式，广泛征集村民对规划方案的意见建议，捕捉村民实际需求，使规划编制既具有战略性、引领性，也更具可操作性、可落地性。

（二）通过产业融合，打造“地域底色＋现代赋能”的特色产业体系

1. 加快绿色化、智能化，以科技创新融入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一是强化产学研协同，联合农业科研机构搭

建高水平科研平台，加快良种育繁推攻关，定向选育优良品种，优化农产品品种结构，提升抗逆性、产量与口感品质，提高农业气候韧性。二是构建全流程绿色生产标准体系，规范农药化肥使用，广泛推行有机肥替代和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打造绿色、有机农产品规模化生产基地。引入现代信息技术赋能特色农业生产，全面推广5G数字种植、物联网监测、无人机植保等先进技术。同时，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加快绿色加工技术应用和智能装备改造升级，重点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拓展特色农产品市场空间。

2. 加快延链补链强链，以要素资源赋能农文旅商融合发展

一是推动文旅融合。聚焦地域核心文旅资源，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耦合，构建乡村旅游品牌。在保护传统村落风貌和传承民俗文化的前提下，引入现代服务元素，完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策划特色项目，形成“文化体验＋休闲度假”新模式，强化游客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二是加快农创融合。深挖地域文化元素，推动文化与创意设计跨界融合[24]，组建专业设计团队，提炼核心要素植入产品设计，开发实用又具文化性的系列文创产品，推动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兼顾文化传承与传播。三是促进农网融合。依托平台载体，搭建设计、生产、展销链路，突破传统销售渠道限制，以电商赋能推动农网融合，拓宽农产品流通路径。

3. 加快创新利益联结模式，以全链条协作带动农民稳定增收

一是探索创新并推广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模式，加快培育壮大本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合作社核心支撑作用，创新探索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将服务范围由种苗供给、技术指导、生产资料供应、产品收购等生产环节拓展至储运、加工、营销服务等全链条环节，促进小农户与大市场有效衔接。二是完善联农带农利益分配机制，通过订单农业、保底收购、分红返利、股份合作等方式，合理明确龙头企业、合作社与农民的利益分配比例，确保农民在产业各环节中均能获取稳定合理收益。

（三）通过生态融合，实现“乡村本底＋现代环保”的绿色发展模式

1. 筑牢生态本底防线，守护乡村生态与文化双重根基

绿色发展以生态保护为前提，核心是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实现乡村生态与文化本底双重守护。自然景观保护要立足乡村自然资源，划定生态保护边界，避免过度开发。兼具生态与文化价值的特色资源，如古树名木、传统村落肌理等，应重点保护。作为乡村生态历史“活化石”，古树名木具有生态效能且承载文化底蕴，需建立“一树一档”管护机制，明确责任主体，科学养护。作为乡村空间格局核心，传统村落肌理涵盖传统设施，对其保护要遵循“修旧如旧”原则，摒弃大拆大建，保留原有风貌并完善配套，让传统村落留存“乡愁”又具备现代生活功能。

2. 强化先进技术助力，推动乡村环境治理现代化转型

一是加快生态农业技术推广应用，聚焦“减污、增效、循环”目标，普及智慧灌溉、绿色施肥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技术，推动科技创新等生态环保生产新技术同乡村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25]。二是提高生态治理精准化水平，注重搭建数字化生态监测系统，在乡村关键区域布设传感器，采集核心数据并经大数据分析，实现生态环境动态追踪与预警。例如，河流水质异常时可定位污染源，提升治理效能。三是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应重点推进现代环保设施全覆盖，以农村厕所革命为重点，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3. 推动生态价值高效转化，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良性循环

一是依托乡村复合型资源打造特色旅游产品矩阵，带动乡村配套产业发展，拓宽村民就业增收路径，让村民共享生态经济红利。例如，山水资源富集的乡村开发户外体验项目，传统村落集聚区域构建主题旅游线路，农田集中片区建设现代化生态采摘园等。二是以“生态优势”与“品质溢价”为核心，聚焦品牌建设，加快绿色有机农业发展。依托乡村生态环境和资源，规模化布局特色种养，加快推进农产品产地初加工、精深

加工与副产物综合利用协调发展，搭建“线上电商＋线下展销”销售渠道对接城市市场，建立健全严格的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提升农业经济效能。

（四）通过文化融合，推动“传统传承＋现代创新”的文化发展格局

1. 坚守文化根脉，筑牢保护与传承根基

围绕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大领域构建全方位、系统性保护传承体系是推动地域特色与现代元素融合发展的关键路径。一是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传统建筑与古村落是乡村文化“物理载体”，其修缮保护要恪守“修旧如旧、最小干预”原则；同时，统筹古村落整体风貌保护，警惕过度商业化侵蚀，在此基础上推进乡村博物馆、民俗陈列馆及非遗工坊等文化载体建设，集中陈列乡村记忆藏品，让村民与游客感知乡村变迁。二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面，民俗风情、传统技艺、民间故事等是乡村文化“精神内核”，对其保护首先要开展系统性挖掘整理，组建专业调研团队深入乡村，通过多元形式记录并建立非遗数据库，挖掘口头文化遗产，防止文化资源流失。同时，要搭建文化传承平台，鼓励非遗传承人以“师带徒”模式培养新生代，支持其参与非遗展示交流活动，实现非遗技艺的代际传递。

2. 推动文化生活化，注入创新发展新动能

一是实施载体创新，构建生活化文化融入场景。在乡村民宿、公共卫生间、休闲步道等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中，可提取本地传统建筑中的核心元素，打造兼具实用功能与文化内涵的现代乡村空间。在乡村景观打造层面，可围绕本地民俗故事、历史典故等核心主题，构建文化墙、主题雕塑、景观小品等文化载体。二是实施传播创新，提高文化产品影响力。依托新媒体突破时空限制，通过组建专业化乡村文化传播团队，系统挖掘、整理乡村文化故事、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特色民俗等核心内容，以短视频、图文推送、直播互动等多样化形式，在新媒体平台进行精准传播。三是实施体验创新，打造沉浸式文化传承闭环。基于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可搭建手工制作体验工坊，为游客提供刺绣、陶艺、酿酒等传统技艺的实践体验。结合乡村历史传说与民俗故事，可打造沉浸式情景剧、民俗体验节等特色活动，引导游客通过角色扮演、场景互动等方式，深度理解乡村文化内涵。

3. 聚焦乡风文明，实现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

乡风文明是构成乡村文化发展的核心目标维度之一，乡规民约作为乡村自治的重要载体，是乡风文明建设的关键切入点。一是以现代文明理念为导向，对传统乡规民约进行修订完善。修订过程中，要尊重村民主体地位，通过村民大会、议事协商等多元形式广泛吸纳民意，真正使乡规民约成为村民的“共同约定”。二是以修订后的乡规民约为依托，开展多元化乡风文明实践。通过“文明家庭”“最美邻里”等先进典型评选，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引导村民主动践行传统美德与现代文明理念，并开展一系列活动，更好地助推风清气正乡村新风尚的形成。

（五）通过治理融合，构建“传统治理＋现代手段”的乡村治理体系

1. 党建引领与传统治理智慧传承，夯实融合治理根基

一是强化党建引领。作为联结群众与各方主体的关键纽带，基层党组织需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主动牵头构建党建联建机制，创新党组织领导和美乡村建设的体制机制[26]。其核心任务是整合村党组织、驻村单位党组织及企业党组织等多元党建资源，推动治理力量下沉与资源集聚。着力提升党员干部的治理能力与服务意识，引导党员在治理融合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进而带动群众主动参与治理实践。二是弘扬优良传统。邻里互助是乡村社会的固有特质，通过邻里节、互助志愿服务等载体，可重拾熟人社会的温情内核，化解邻里矛盾并凝聚乡村共识。值得注意的是，乡贤群体的作用不可或缺。通过设立乡贤理事会、调解室等平台，吸纳乡贤参与治理决策与过程监督，可使传统治理智慧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实现创造性转化。

2. 现代治理手段赋能，提升融合治理效能

一是搭建全域覆盖的数字化治理平台，构建“乡镇—村—网格化—数字化”的全链条治理体系。以乡镇为统筹单位，整合政务服务、社会治安、民生保障等各类治理资源，搭建一体化数字化治理平台；村级层面则依托平台建立专属治理

模块，对接村民各类需求与诉求。二是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提升治理精准度与实效性。在矛盾化解领域，通过大数据分析梳理矛盾纠纷的类型、成因、高发区域等关键信息，提前预判矛盾风险，实现矛盾纠纷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在民生服务领域，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搭建智能咨询、智能办理平台，为村民提供社保查询、医保报销、政策咨询等便捷服务。在风险防控领域，运用大数据对乡村安全生产、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等风险隐患进行实时监测与分析，及时发出预警信息并启动应急响应，最大限度降低风险损失，让现代技术更好地支撑乡村治理效能提升。

3. 多元主体参与，凝聚融合治理合力

一是明确不同主体定位。政府层面，应确立主导地位，聚焦政策引导、规划编制与资源保障等重要方面，做好工作职责。村集体层面，作为基层治理的关键载体，需强化自治功能。农民层面，作为乡村治理的直接受益群体，应加快提高农民参与度。企业层面，应践行社会责任，主动参与乡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及数字化平台搭建等。社会组织层面，应聚焦养老服务、留守儿童关爱、法律援助等公共服务领域，弥补政府与市场供给短板。二是构建协同保障机制。通过明确各主体职责边界、搭建沟通协作平台，可逐步形成“政府引导、村集体主导、农民主体、企业助力、社会参与”的共治格局，让各治理主体精准定位、有效发力，进而凝聚乡村治理现代化核心动能。

（六）通过设施服务融合，完善“乡土风貌＋现代便捷”的保障体系

1. 筑牢基础支撑：以科学建设打造适配乡土的现代基础设施

一是短板补齐与现代动能注入。优化光纤网络与5G基站的乡村布局，实现行政村网络全覆盖，为乡村电商和智慧农业提供网络支撑。交通体系优化要完善乡村道路网络，以及安全附属设施的完善；物流体系构建需整合村级快递收发节点、农产品仓储中心等资源，规划层级化物流站点，搭建县、乡、村三级配送体系，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与工业品下乡入户的“最后一公里”，破解乡村物流梗阻难题。二是风格适配与乡土文脉守护。乡村基础设施设计要提炼地域传统建筑核心元素，对于数字基站、物流站点等现代功能性设施，其外观设计要注重与周边民居建筑风格、自然环境相协调。三是集约高效与资源利用优化。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统筹规划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建设线路与点位布局，推动管线地下集中敷设与统一管护，减少对乡村地面空间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同时，整合利用乡村现有公共空间资源，配套建设多功能基础设施综合体，实现“一站多用”。

2. 强化服务赋能：以优质供给构建贴近村民的公共服务体系

一是推动资源下沉，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加大政策倾斜，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教育、医疗、养老资源向乡村延伸。教育上，通过“名校＋乡村学校”结对帮扶，选派优秀教师下乡支教、提高薪酬待遇等提升乡村办学质量；医疗方面，优先完善乡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27]，推动县级医院与乡村卫生室组建医疗共同体，定期安排专家下乡坐诊增强服务可及性；养老服务要立足乡村实际，加快建设村级养老服务中心与日间照料室，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探索“村级养老＋志愿服务”模式解决农村老人养老难题。二是借力数字技术缩小城乡服务差距。大力发展远程医疗是重要方向，支持乡村卫生室与县级及以上医院搭建远程诊疗平台，实现病历共享、远程会诊及检查结果互认，减少村民跨区域就医成本，让优质医疗服务触手可及。推进在线教育也很关键，要进一步搭建乡村教育线上学习平台，整合优质教育资源，为乡村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指导，弥补乡村教育资源短板。三是优化布局设计，兼顾便捷与乡土特色。公共服务设施选址优先考虑村民聚居区与交通便利地段，缩短服务空间距离，保障特殊群体服务可及性；建设风格要融入乡村传统建筑元素，确保与乡村风貌和谐共生；功能配置需要结合乡村生产生活需求，增设农产品晾晒场、农机具存放点、乡村书屋等特色设施。

五、结论与未来展望

（一）研究结论

地域特色与现代元素融合是因地制宜建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核心路径，二者通过互补共生、三维统筹、要素流通、动力激活的内在逻辑形成协同效应，共同破解乡村发展瓶颈，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核心支撑。但在融合发展中，理念认知偏差、相关机制的缺失与不完善、供需错位、能力不足，导致存在融合逻辑失衡、乡村全域规划体系不完善、乡村产业融合不够深入、发展要素供给保障不足、农民主体性参与不高、生态保护与开发矛盾等问题。为此，需要通过规划引领，以及产业、生态、文化、治理、社会服务等多维度融合创新构建融合路径体系，系统性推动乡村振兴，即规划引领构建全域统筹的发展格局，产业融合打造特色鲜明的产业体系，生态融合实现生态保护与价值转化双赢，文化融合守护传统文脉并注入现代活力，治理融合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设施服务融合完善民生保障与乡土风貌协调的支撑体系。

（二）研究展望

围绕地域特色与现代元素融合，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未来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一是区域差异化研究。未来可以开展典型区域长期跟踪研究，针对不同类型乡村总结动态优化的融合模式，形成更具针对性的差异化路径指引。二是量化评估研究。未来可以构建涵盖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多维度的融合发展成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定量研究精准衡量融合程度与实际效益，为融合路径优化提供数据支撑。三是新兴元素融合研究。紧跟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等发展趋势，深入研究新兴现代元素与地域特色的融合新路径，如数字技术与传统农耕文化的创新结合、绿色低碳技术与乡村生态资源的深度适配等，拓展融合发展的内涵与边界。四是风险防控机制研究。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融合发展可能面临生态保护风险、文化异化风险、要素错配风险等潜在挑战，未来可以探索建立系统性的风险防控机制，明确风险预警指标、防控责任主体与应对处置流程，保障融合发展的可持续性与稳定性。

参 考 文 献

[1] 乔金亮，祝君壁．谱写城乡融合发展新篇章[N]．经济日报，2025-03-03(001)．

[2] 陈秋红，邱欣．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理论意涵、耦合机理和推进路径——复合生态系统视角的分析[J]．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25，42（5）：1-13．

[3] 吕捷，赵丽茹．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J]．学习与探索，2023（8）：132-140．

[4] 汪三贵，张艳姣，孙俊娜．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内涵特征、发展逻辑与推进策略[J]．重庆社会科学，2025（11）：6-21．

[5] 豆书龙，丁大增，朱晴和．从美丽乡村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政策演进、研究脉络与前沿趋势[J/OL]．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2026-01-07]．https://link.cnki.net/urlid/61.1376.C.20251028.1452.004．

[6] 年猛，夏添，曾智鹏．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现实困境、内在机制与实现路径[J]．中国农村经济，2025（10）：25-40．

[7] 程叶青，胡守庚，杨忍，等．面向乡村振兴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挑战与展望[J]．自然资源学报，2024，39（8）：1735-1759．

[8] 高强，汪子祺．乡村振兴视角下美丽乡村建设的路径取向——基于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的案例观察[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5（4）：139-151．

[9] 黄祖辉，傅琳琳．“千万工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逻辑与经验启示[J]．改革，2025（2）：1-20．

[10] 李思佳，曾灿，胡心月，等．旅游介入下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情感村域差异及调适——以紫鹊界梯田区域四个村为例[J]．自然资源学报，2025，40(10)：2633-2651．

[11] 蔡雪雄，李梦琪．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的影响研究[J]．重庆社会科学，2023（6）：47-62．

[12] 谭业，李庆雷，冯瑶．和美乡村建设对农旅融合发展水平的作用机制[J]．经济地理，2025，45（8）：199-206．

[13] 张红宇，周二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现实基础与实现路径[J]．中国农村经济，2023（9）：36-47．

[14] 孔祥智，卢洋啸．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五大模式及对策建议——来自5省20村调研的启示[J]．经济纵横，2019（1）：19-28．

[15] 高鸣，郑兆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基于浙江“千万工程”的经验与启示[J]．中州学刊，2024（2）：14-22．

[16] 苏毅清，邱亚彪，方平．“外部激活＋内部重塑”下的公共事物供给：关于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机制解释[J]．中国农村观察，2023（2）：72-89．

[17] 陈亚军，张帆．“拟像”的陷阱：旅游型新农村建设的误区分析[J]．学海，2020（6）：33-38．

[18] 豆书龙，朱晴和，赵子强．新质生产力赋能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建设：内在机理、阻滞因素与纾解方略[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5(5)：1-12.
[19] 魏后凯，刘金凤，年猛.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乡融合发展：障碍、目标与长效机制[J]. 财贸经济，2025，46（1）：18-29.
[20] 李福夺，尹昌斌.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J]. 环境保护，2024，52（Z3）：12-16.
[21] 段吟颖，施帝斌. “农民—文化”双重主体性视角下中国传统村落和美乡村建设[J]. 农村经济，2025(4)：79-86.
[22] 杨果，胡晓燕，万凌霄.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现实困境及推进策略[J]. 农村经济，2025（4）：61-69.
[23] 李长健，杨骏. 新质生产力如何助推和美乡村建设[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4（6）：11-20.
[24] 蒋辉，丁美华. 和美乡村建设的三重逻辑、战略路径与施策重点[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3（12）：144-152，210.
[25] 马明冲. 奋力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生态新画卷[J]. 红旗文稿，2024（11）：45-48.
[26] 霍军亮，郭林昊.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和美乡村建设的实践研究[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5（3）：30-39.
[27] 于法稳，孙韩小雪，吴青林，等. 美丽中国建设背景下的健康乡村：内涵特征、重点领域及推进策略[J]. 生态经济，2025，41（1）：35-43.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modern elements：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paths of livable， business-friendly and harmonious villages in light of local conditions

Yu Fawen[1]，Zhang Kangjie[2]

（1. *School of Applied Economics*，*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2488，*China*；
2. *Institut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Beijing* 100193，*China*）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livable，business-friendly，and harmonious villages is the core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and the key to narrowing the urban-rural gap and achiev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Whil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China's rural construction，there are still problems，such as unbalanc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weakene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and the phenomenon of "all villages looking the same". Based on policy requirements and practical needs，this paper takes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modern elements as its core research perspective. It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connotations，components，values，and functions of both，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inherent theoretical logic and identifies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eir underlying causes in the integration including imbalanced integration logic，an imperfect planning system，insufficient industrial integration，and inadequate factor support. On this basis，the paper constructs a six-in-one integration path encompassing planning guidance，industrial core，ecological foundation，cultural empowerment，governance guarantee，and infrastructure support. It proposes that deep coupling between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modern elements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coordinated efforts，such as global planning，industrial integration，ecological integration，cultural integration，governance integration，and the integration of infrastructure and services，thereby effectivel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ivable，business-friendly and beautiful villages.

Keywords：Livable，business-friendly and beautiful villages；Regional characteristics；Modern elements；Rural revitalization；Integrated development